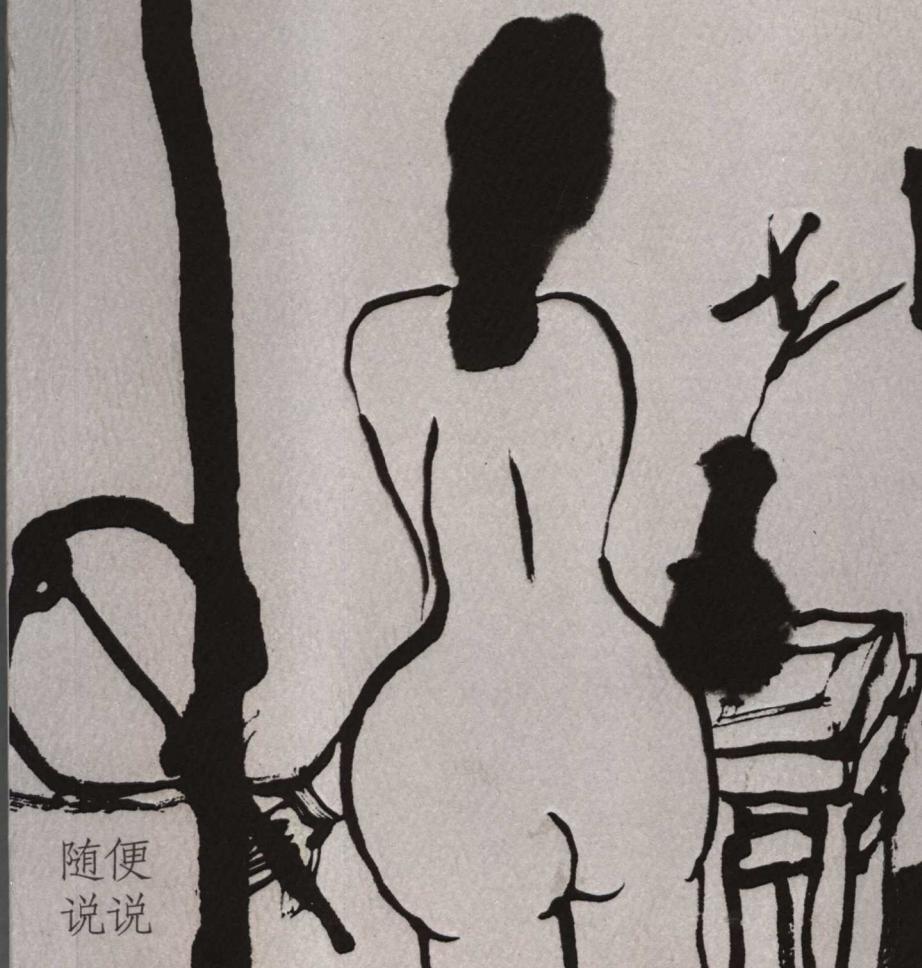


花深藏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人生的大智慧

朱建新著



随便说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跟帖：随便说说 / 朱新建著. —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11
ISBN 7-5344-2213-2

I. 人... II. 朱... III. ①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222.7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3561 号

责任编辑 顾华明

卢 浩

陆 鸿 雁

装帧设计 卢 浩

陆 鸿 雁

审 读 冯保善

责任校对 赵 菁

责任监印 吴蓉蓉

书 名 人生跟帖——随便说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5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7-5344-2213-2/J·2015

定 价 48.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人生的跟帖

大曲

朱新
建著

——随便说说

朱新建简历

1953年生，江苏南京人。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留校任教，现为南京书画院一级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质奖，作品《除三害》获全国少儿图画优秀奖，动画片《选美记》的造型设计获上海美术电影厂优秀奖及金鸡奖提名。为上海美术电影厂、中央电视台设计动画片《老鼠嫁女》《金元国历险记》《皮皮鲁与鲁西西》的人物造型。曾赴比利时、法国举办个人作品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巴黎美术学院等机构收藏。出版有《朱新建画集》等多种图书。

目 录

朱新建



头衔：早期老年痴呆会议长
等级：菜农
文章：1087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06年1月25日

- | | | | |
|-----|-----------------------|-----|-----------------|
| 004 | 人生的跟帖 [代序] | 075 | 上海人 |
| 006 | 自述 | 076 | 聊《三国演义》 |
| 008 | 说两句实话 | 077 | 谈“性” |
| 010 | 说中国画 | 077 | 说昆曲 |
| 024 | 只要你敢画 | 078 | 看电影 |
| 028 | 玩书画的好处 | 078 | 吸烟处 |
| 034 | 关于“新文人画”
——答史耐德先生问 | 079 | 咖啡店偷来的本子 |
| 035 | 与栗宪庭的谈话 | 080 | 看孙燕姿 |
| 042 | 斋名乱弹 | 081 | 见网友 |
| 044 | 纸笔乱弹 | 082 | “过来”的故事 |
| 046 | “笔”记 | 083 | 小猫 |
| 048 | “墨”记 | 084 | 女儿珠珠 |
| 050 | 图章等等 | 086 | 那时候我们不懂爱情 |
| 052 | 笔筒 | 089 | 题词语录 |
| 053 | 盛墨汁的瓷碗 | 094 | 写生杂感 |
| 055 | 印泥缸 | 096 | 读朱新建美人图 陈丹青 |
| 056 | 《金瓶梅》 | 100 | 裸女宫扇 李碧华 |
| 064 | 两桩小事体
——论朱新建活法 贾方舟 | 101 | “玩”与“快活” |
| 066 | “对联”乱弹 | 106 | 读朱新建之《笔墨随心》 胡宁娜 |
| 068 | 花事情 | 108 | 我认识的朱新建 季大纯 |
| 070 | 说喝酒 | 110 | 风流一枝笔 于水 |
| 072 | “美” | 115 | 朱新建的画风 周京新 |
| 073 | “臭棋” | 117 | 精灵朱新建 李小山 |
| 073 | 外国人说话 | 120 | 读朱新建的画 顾小虎 |
| 074 | 小快活林 | | |

SIGNATURE

下臭棋，读破书，瞎写诗，乱画画，拼命抽香烟，死活不起床，快活的一塌糊涂斋



1959年与父、母、姐合影。

1955年与母、姐合影。

1957年与母、姐合影。



在女儿的幼儿园小三班的网页上，有一位小朋友的妈妈转发了一个在另外的网页上看到的帖子，题目叫《人生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下课啦，放学啦，放假啦，毕业啦，混够啦，老啦，后悔啦，死啦。

我读了，喜欢，就跟了一个帖：

人生一开始不怪我啊，没有人叫我填过一份志愿书什么的，我发誓自己从来没有申请过要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快乐。快乐有很多：妈妈的怀抱，那儿有安全、温暖、奶水的甜蜜、微笑的滋养……爸爸的肩头，那儿有高大，有雄伟，有宽恕，有后来成为我一生内心力量源泉的自信和幽默感……后来，快乐变了，变成了和小伙伴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玄武湖外边高高的城墙……变成了用一块建筑工地上“偷”来的烂木板，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拿一把钝得不能想象的旧水果刀，手上磨破过N个紫血泡而最后终于“啃”成了的，一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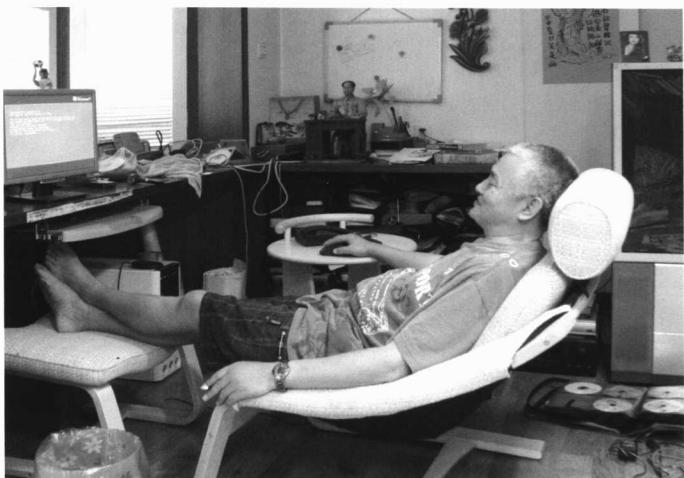


1974年在南京一轻局设计室工作。

1974年在武汉写生。

2006年在南京家中上网。

1962年在南京。



家都觉得不怎么样，而自己以为还不错的小手枪……后来快乐又变了，变成每天偷偷地看一眼矿灯房里的那个女工，伙伴们在她面前都忽然都变得“文雅”起来，不再骂一些刁钻古怪的下流话。终于，我偷偷地画了一幅她的“像”，鼓足了勇气，装在信封里，站在邮筒前，看了好几遍，确定四周没有熟人，把它扔进去。然后大概足足有十天时间我不敢再去矿灯房，天天都得求朋友替我“顺便”把我的矿灯代领和代还，而且每天要编一个理由，诸如可以先到浴室去替他们抢一个“好位子”啦，什么什么的。终于，在第十一天，她在路上碰到我，很没当回事地跟我说了一声：“你画人画得挺像的。”……

母亲出生在一个“高贵”的门庭，她用略带嘲讽腔调的善良对待生活。父亲来自一个真正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崇拜的上帝就是自己的汗水。

于是，我学会了用汗水和善良这两件东西去和命运换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快乐。





朱新建画室

自述





从个人的角度说，在几十年的生命过程中，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是很少的。

当初喜欢画画，一开始碰到的“老师”（有的只是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孩子）大多是“国画”的，于是自己也就“国画”了。时至今日，“改行”是不太可能了，大概就要这么“国画”到底了。所幸，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几十年泡在里面的“国画”是非常迷人的世界。

传统的文人画本质上说是一个“业余”画种。玩这个游戏的在当时大多是一些文豪、财主、大官，甚至皇帝什么的，一般都生活在社会矛盾、变革的漩涡中心，往往比其他人更多身不由己地承受命运的大起大落，所以内心就更加向往安宁、朴素。他们在笔墨里追求天趣，往往反社会、反财富、反文化。他们往往孤傲、清高、独立特行……但是创造了一个美妙、真诚、朴素、生动的精神世界。

“技术”在这个世界里只是一种面值很小的货币，我希望自己的画是反技术、反文化的。我所希望的只是内心更加的真诚、朴素、生动。祖先创造的那个美妙的精神世界就像今天地球上热带雨林一样已经大大地萎缩了。我们仍在继续孜孜不倦地用潮流、创新、现代、科学等等各种大功率的“电锯”扫荡她所剩无几的残余。个人太渺小了，无力对抗这样的大扫荡，某个某几个人或者可以作几只苍蝇，或者在身上可以带一些花粉、孢子什么的，或者可以坚持，勉强飞过今天这样的“瓶颈”，为明天肥沃的土地保留一些活体的物种。假如这样，躺在明天实验室的尸体解剖台上，他们应该骄傲。



说两句话实话

假如你想玩一种游戏，只需要你自己一个人参加，那么不妨画画儿。玩得上了瘾，不想再做别的事儿了，就堕落成了画家。既当了一个画家，就不要再做发财的梦，运气若好一些，饿死倒也不至于。

此职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以为是。你找一千个生着煤炉卖小吃的贩子，大概找不到一个自以为自己的成就超过了洛克菲勒，可是若到我们中间访访，总有半数以上觉得自己比齐白石还伟大，倘若我们跟你说实话。

不过画家于社会倒也无大碍，公款是贪污不着的，行贿的人一般也就饶了我们。我们既活着，也要找些事情做做，装装古人的发发神经，害害单相思什么的。一般来说我们都胆小，换好听一点儿的说法，比较善良吧。祝我们好运！

除了要吃饭，其他就跟神仙一样虚无飘渺。

沦为“画家”日久，挣的钱糟蹋完了，承蒙的抬举和挨的骂也渐淡忘了，所剩只是在画画的时候还存一份快活，闲来想想，足矣。

快活与麻烦一样都是自找的。

梁楷固然不错，但终究有装疯卖傻、夸张的嫌疑；范宽什么的，太事业了，嫌伟大了点。人之初本来并不伟大，不能说伟大都是装出来的，至少是拼命锻炼出来的，所以不觉得太喜欢，大概是我自己天性懒惰。



飞行员以在空中累计飞行多少个小时计算资格。

我想这一辈子究竟有多少小时是在为自己画画？（算计卖钱的，要参加什么大展准能吓唬人的，应酬、奉命的等等都不能算在内，这些似乎能算画画，就算不是诈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打工吧。）

世上最难伺候的是几位“老弟兄”，他们不能给你任何“好处”，连小小的认可一下都很难，总是说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可恨处在于常常说得很对。偶尔真的画出张差强人意的被他们夸奖一下，那就是快活了。就像我们那儿乡下人有一句话：三伏天喝到冬瓜咸海带汤，打嘴巴都不肯丢呢。

跑一百米比跑一万里容易吗？画“小画”比画大画容易吗？

揪住个短跑选手指责他不会跑长跑是没有道理的。

谈谈中国画的现代画，就好像谈天外来人，有当然可能有，但至今没见谁捉到一个活口。捉不到归捉不到，谈谈也是快活的。

塞尚真的“不会”画画，而又真的认真画了一辈子。看他的画会突然觉得以前的“价值观”很无聊很狭小，所以叫他是“现代绘画之父”。

齐白石也“不太会”画画，也认真画了一辈子。假如有一天真的有了“现代中国画”这一回事，齐老先生当是先驱。



说中国画

“中国画”这个词，是比较混乱的一个词。30年代（20世纪），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为了区别油画或者西方绘画给出的国画这个词，当时有国医、国学、国乐等等。现在说“中国画是什么”，反过来说比较容易，像齐白石画的是中国画，张大千画的是中国画，黄宾虹画的是中国画，宋徽宗赵佶画的是中国画，王蒙、赵孟頫画的是中国画。

现在所说的中国画，基本成型应该在宋代。但在南唐，大概就是李煜那时候开始重视画家的。李煜自己也画，但是传下来的不多。中国人通常说艺术是一个败家子的玩意儿，不是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那么，中国有两个最大的败家子。一个是南唐的后主李煜，有了李煜和没了李煜，汉字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也是不一样的。李煜不单是在词方面，在中国的诗歌上，甚至在中国的文字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从有了李煜，中国的这种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文字开始有力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基本上都在谈李煜。《人间词话》出来后，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个现代人评论词这件事，甚至评论诗歌，不提到这本书的。王国维一辈子彻头彻尾崇拜的就是李煜，确实也值得他这么做。另外还有一个败家子就是宋末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他是一个非常差的皇帝，政治上一塌糊涂，又低能又胡搞，但在艺术上确实有非常大的才能。他不单自己画得非常好，还组



织和奠定了中国绘画的基础。

那么，这种败家子是不是就没有用呢？不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这些败家子留下来的成果对今天的人类非常重要。人究竟是为什么活着？有各种各样很伟大很崇高的说法。不好说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错的，只能比哪一种说法鼓励我们活得美好，哪一种说法鼓励我们更真诚。丰子恺在一篇杂文里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当然他认为快乐有很多种，有比较浅薄、比较简单的快乐和比较深远、比较长久、意义更加崇高的快乐。

那么，就这个定义往下追究，我认为，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得很好：“欲壑难填”。人就靠着“欲壑难填”，才发展到今天。比如说我们懒得走路就发明了车，挑东西挑不动就希望用手推，然后是用马来拉，然后发明了蒸汽机……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走入了天堂？没有。我有一次看电视，有个统计数据很有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运作得好的话，只要南非一半的耕地就可以养活全球的人。但是很遗憾，现在全球还有很多人在挨饿，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是不是全球总的耕地面积不够？不是！而是人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满足更高的物质享受的追求。比如说，大量的耗能啊，非常高速地破坏环境啊等等。其实都是人类这种不可逆转的，从内心来说特别希望享受的欲望的推动。这种欲



望以后不会减掉，会越来越多。那么，地球很可能毁在曾经把人类带到今天这样发达的欲望里。这种欲望同时又可能把人类这个物种毁掉。

庄子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喝醉酒从马车上摔下来，糊里糊涂地走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一点事都没有。有个人没有喝醉酒，同样从马车上摔下来，然后就觉得自己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在床上足足躺了3个月不能动。这说明其实很多事情是你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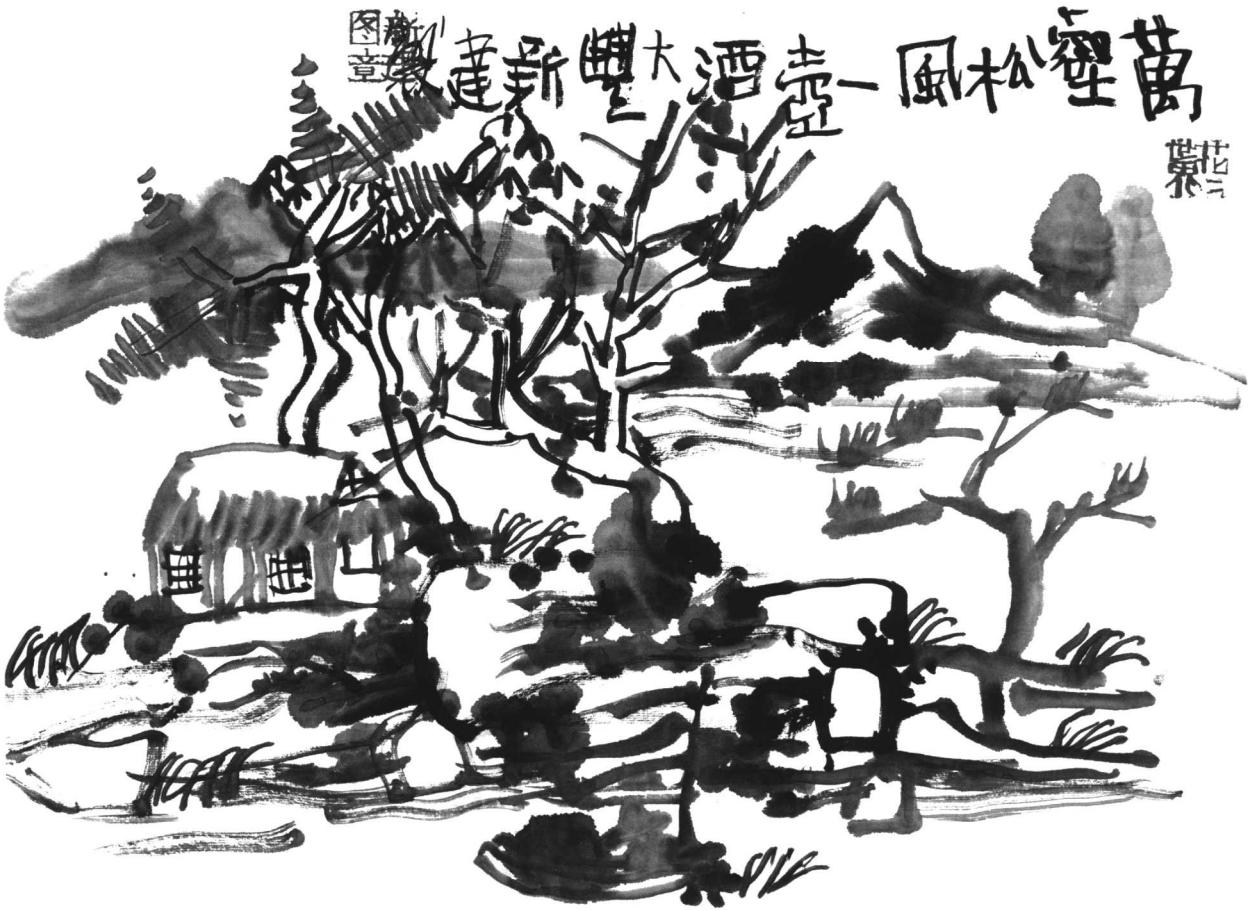
假设这个故事换一种情境：当时是马拉的车，如果你喝醉酒比较麻木，可能没事；但现在是时速300公里的火车，或是高速公路上时速到了200公里的汽车，不要说喝醉酒，就是打了麻药摔下来也受不了。那么人类这个欲望究竟靠什么能够遏制住，这个很困难。所以我开玩笑说，艺术审美这种败家子的玩意儿，生产出的很多“废料”，从物质上说，它是没有用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恰恰让你取得另外一种快乐：不耗能的，不消耗物质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深度很深，深到什么程度？这个人宁愿不当皇帝也要去玩这个、弄艺术。像李煜，已经是阶下囚了，还每天填词，填得跟真事儿似的，而且填得非常好。这些东西是很迷人的。

艺术上的东西迷人到什么程度？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荷马史诗》里的。寻找金毛羊的一支英雄队伍行到某个海峡的时候，当地有经验的水手就说，到这儿



要把耳朵塞起来，因为海峡里的海妖会出来唱歌，唱得非常非常的迷人，人听了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进海里送命。有一个水手特别要听这个歌，他说：“把我捆在桅杆上，我就跳不下去了，但是不要塞住我的耳朵。”所以只有他听到这个海妖的歌声。耳朵塞住的人们看到一些面目狰狞的海妖在水上跳来跳去，嘴巴在动，唱的什么听不到，所以没有被迷住。耳朵没有塞住的那个水手，被绑在桅杆上，极其痛苦，挣扎着想跳下去。终于经过那段海峡了，才把他放下来。他就开始形容怎么好听怎么迷人。西方人用这样一个情节来叙述艺术迷人迷到什么程度。中国也有这样的故事。俞伯牙和钟子期这两个人也是在玩这个事，就是内心那点知音，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内心那点颤动被我读懂了，他宁愿为这个拿性命相拼。这种快乐一点都不亚于弄个好点儿的车、找个好点儿的房子。

中国在大一统国家的情况下，已经没有更多建功立业的需要了，大家都在玩这个。他们营造一个虚拟世界，不去当宰相，不去当皇帝。其实他们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储备，比如读了很多历史书等等。他们可以去当一个皇帝，但很多很多的小国家合并成一个大国家了，从秦朝以后基本上就这样。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安定团结。于是把这些过剩的精力用一个东西来承载，那么这批人就自己虚拟了一个平台，这个就是中国的琴棋书画，中国式的艺术。



这个平台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深厚。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什么？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最有价值、最有内涵的东西，就是可以不消耗能源，不污染环境，而且也不让人堕落的东西。《圣经》里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城市叫索伦堡，这个地方的人用淫乱、纵欲、拼命喝酒等方式追求快乐。实在是太堕落了，上帝实在受不了，就用地震把这个城市毁灭掉了。在西方宗教题材里，这个故事反复出现，告诉人们一件事：如果你太贪图享乐，就会毁灭。但是中国艺术的这种享乐，它找到一个控制自己的办法：它让你玩“雅”、玩“逸”，它不像西方那种简单层面的肉体享受。比如画一棵兰花，画一棵竹子，追求笔墨的精妙、精神世界的细腻和力度等，它玩这些。这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平台，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深度和细腻程度。它曾经在中国文化里作为一种消遣品，就是消磨你的能力，把中国文人过剩的能力全部消减掉。因为这批人全是大智慧家，包括苏东坡这些人，玩禅啊，玩文人画啊，这些都太厉害了。如果他不安生，天天给皇帝捣乱，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就整天吵架吧。

从整部中国历史去看，不管《资治通鉴》也好，《汉书》也好，《春秋》也好，《左传》也好，全部的内容，就是我是皇帝我就怀疑你要夺我的权，你是大臣你可能不想夺我的权，但是你怀疑我在怀疑你要夺我的权……全是这种事，烦死